



青阶上的千年

□黄水平

沿着古街,我一步步地走向和平书院。
暮霭沉沉,那扇厚重苍朴的门矗立在我眼前,门顶形似古官帽,石砖砌就,历经风霜岁月却依旧棱角分明,如一位不朽的贤者巍然而立。门额上篆刻楷书“和平书院”四字,笔画遒劲,仿佛饱蘸着千载不枯的墨汁;更如苍劲有力的臂膀,牵引着无数血脉走进这方天地。我久久凝望,心潮翻涌激荡。峭山公当年弃官归隐,也许并非逃避尘世,而是为着重新在苍茫大地间寻觅并建造一方灵魂的栖息之所。那官帽样式的门顶,该是老祖宗为子孙后昆悬起的一盏明灯吧;乌纱帽纵可高高戴上,但唯有书卷和文脉,方可穿越时间的洪流,照亮那漫漫黑夜。这官帽之形,宛如一种召唤,召唤后人将内在的生命之真,高悬于尘世之上。

推门而入,沉重木轴吱呀一声,仿佛时光隧道被缓缓打开,悠悠声响,将千年岁月轻轻召唤出来。下厅光线微暗,却静谧安稳,像母亲温暖的怀抱。天井上方,一方天空澄澈明亮,透下柔和天光,恰如自天上垂落的一条明澈通道。光柱之中,细微尘埃轻轻舞动,宛若无数灵魂在无声低语。

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闻学先驱杨时先生站在下厅中央,那是个飘雪的清晨,他讲“理一分殊”,动静处呼出的白气氤氲开来,与天井漏下的天光融为一体。学子们屏息凝神,连阶前石缝里探头的草叶,似乎也凝神谛听这空谷足音。时光流转,下厅里又回荡起朱子醇厚的声音,他踱步于青石板上,朗声论“格物致知”,宏阔的声波在廊柱间撞击回荡,字字句句如同星火,点燃了一双双年轻眼眸深处的灯盏。无数寒窗学子的身影,仿佛就在眼前伏案苦读,似真似幻。他们或许早已化为尘埃,却依然如同微尘一般,在书院的光影中浮游不息,成为这方空间里永恒的呼吸——生命虽逝,但灵魂却在琅琅书声中凝结成永不消逝的星点。

天井正中,十三级青石台阶赫然在目,一级一级向上延伸,宛如一条通往光明的云梯。我拾级而上,步履缓慢而沉重,每登一阶,便觉肩上仿佛压下了更重的分量。想那无数先辈,青衫布履,怀揣着梦想与希望,就是踏着这同一台阶,一步一个脚印,最终抵达金榜题名的荣耀时刻。这石阶之上,该是叠印着多少昼夜苦读的足履,又曾洒下过多少寒门士子滚烫的汗水?台阶静默,却无言记录下了读书人用意志与脚步在青石之上刻下的永恒印记。

终于登上最高一级台阶,我倚着廊楼的栏杆,伸出手指触摸那温润的廊柱。木柱历经沧桑,油亮包浆之下,细密的纹理依然清晰可辨。我轻轻摩挲,仿佛抚摸着时光的肌肤,祖先们在这柱旁驻足时的体温似乎尚未散尽;手之所触,似乎正是先人勤勉书写时倚靠过的地方。厅堂里静得出奇,唯有我自己的呼吸和心跳,清晰可闻。廊柱沉静矗立着,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智者,默默守护着这方承载无数生命印记的空间。自开科取士以来,此地走出了两位宰相、六位尚书、一百三十七位进士、二百一十七位举人,至于秀才,更是多如繁星,不可胜数。这些名字,是书院长卷上最辉煌的字句,更是峭山公当年播撒下的种子,于漫长时光里,终于长成一片葱郁的森林。每一根廊柱,都像是从岁月深处伸出的臂膀,默默托举起无数生命向上攀援的愿望。

我回头再次凝望那扇厚重的门。千载光阴,书院曾由宗族学堂化为地方公立学校,乾隆年间又经重建,砖木几度翻新,然而其中蕴含的那缕文脉却始终绵延不绝。大门上方的木雕月梁,形似打开的书卷,在夕照下泛着温馨的光泽。这书卷从五代展开,翻过宋元明清,页页墨香犹存,且永远不会合拢。那一瞬间,我感到峭山公的血液,正穿越时间厚重的帷幕,在我体内奔流不息。

走出和平书院时,夕阳已给青阶镀上了柔和的金边。回望那扇官帽形状的门顶,它已不再只是砖石的构造,更像一顶永不褪色的冠冕,悬浮于千年文脉之上,沐浴着时间的光辉。我坚信,此后无论行至天涯海角,书院青阶的硬度与门额砖刻的深痕,皆是我生命版图上磨灭不了的坐标,它标记着来处,亦昭示着精神上永不封顶的攀升……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

米岩山记

□陈光宏

在延平区南部的苍茫大地上,米岩山恰似一位避世的智者,默守岁月流转,藏尽深邃意蕴。它东连夏道、炉下二镇,南接尤溪,西望沙县,北依西芹,主峰雄峙于塔前镇西洋村境内,以1040米海拔倚天而立,孤峰如剑,直刺苍穹。其山形尤为独特,状若科举红榜舒展,梯形立面层层递升,故得“挂榜山”之雅名。遥想古时,刘公云游至此,为眼前奇景所撼,豪情勃发间预言:“此山当聚天地英气,育世间万千才俊!”

踏上蜿蜒的山间石径,仿若踏入时空隧道,坠入古老而奇幻的秘境。路旁怪石嶙峋,如大自然布下的棋局,块块独具姿态,似在低语岁月的秘辛;古松遒劲,树皮皴裂如岁月刻痕,扭曲的枝干或横斜逸出,或直指云天,尽显生命的坚韧不屈;翠竹修长,叶片在微风中轻舞,沙沙声如轻柔乐章,簇拥着演绎自然的灵动;乔木如绿色巨塔,枝叶叠翠,将烈日筛成细碎光影,为行人洒下沁人凉意。

深入山林,奇险与清幽交织成画。仙凡洞隐于幽僻处,洞口青苔斑驳,似藏着岁月的密

码——传说这里曾是仙人与凡人邂逅之地,或许月夜之下,仍能听见缥缈的欢声笑语;安站石静立路旁,石面光滑如镜,昔年刘公曾于此驻足观云,目光似能穿透时空;更有岩崖上的拳头石穴,藏着最暖的过往:旧时山径艰险,行人常饥肠辘辘,刘公见状施仙法,令石穴每日流出白米,不多不少恰够路人饱腹。如今石穴虽已不再出来,但风过崖间,似仍有行人的感恩之声悠悠回荡。最难忘棋盘座,石面沟壑纵横如未竟棋局,相传刘公曾与山灵对弈,正至紧要处,忽闻山下百姓呼救,他当即弃棋起身,那枚未落的棋子便永远定格,成了米岩山“舍私济众”的永恒印记。

行至山巅,一片清幽豁然展开。山顶平坦如掌,一汪山泉从石缝间潺潺流出,如银练灵动,奏响自然天籁;泉边荷花朵朵绽放,粉腮含春,花瓣细腻如丝,温润如玉,荷叶如翡翠盘舒展,水珠在叶上滚动如珍珠——虽无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磅礴,却为山巅添了几分诗意柔美。

塘边几丘耕地里,田垄间散落的细碎陶片,悄然诉说着往昔的繁盛。据《延平府志》载,唐

代有刘姓修行者于此坐化,遗庵尚存。如今古树林荫深处,一座道观立于遗址,飞檐斗拱似振翅欲飞,山门木雕上的人物、花鸟栩栩如生;观内简洁庄重,神像肃穆,香烟袅袅。这里曾是延平道教发源地之一,晨钟暮鼓依旧在山间回荡,每一缕山风,滋养着世代当地人的心灵。

当自然灵秀邂逅古老道观,米岩山便成了一幅立体画卷:一面是山川草木的清新灵动,一面是历史沉淀的古朴深邃,视觉盛宴之外,更有心灵的触动。

米岩山在生态上,是延平区的“绿色肺叶”,杉木、楠木等原生植被不仅涵养了周边村落的水源,更成为斑头雁、黄腹角雉等珍稀鸟类的栖息乐园;文旅上,当地依托“挂榜山”传说与道观遗址,打造了“刘公文化步道”“山巅荷园”等景点。

我伫立山巅,山风拂面,思绪翻涌。此次米岩山之行,非止视觉盛宴,更是心灵洗礼:纷繁世间,当以山为镜,守善良正义,顺自然本心,在岁月长河中留下坚实足迹。



人生最初的几步

□钟瑞华

周日上午,阳光明媚、惠风和畅,一对年轻的父母正在广场上教宝宝学步。

只见母亲突然把孩子放到地上,孩子瞬间不知所措,颤抖着双脚,摆动着双手。母亲张开双臂温柔地说:“宝贝,来,来,到妈妈这儿来!”孩子受到诱导,于是张开了小手,挪开了小脚,朝不远处的母亲扑来。忽然,他一脚踩空了,“扑通”一声摔在地上。母亲惊叫一声,抱起正在痛哭的孩子心疼地哄着,孩子终于止住了哭。几分钟后,“狠心”的母亲又把孩子重新放回地上,孩子眼含泪光,委屈地又一次迈开了颤抖的双脚,这次终于成功了,迈出了他人生最初的几步。

注视着眼前的一幕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走向社会,开始新的人生旅途时的情景来。青春的热血在体内沸腾,促使我们寻思着早日走出家门,开拓更精彩的人生。于是,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熟悉的家乡和疼爱我们的双亲,怀着天塌下来当被盖的豪情,义无反顾地去远方跋涉一条前途未卜的长路。在前方的漫漫征途中,或许会有满地的荆棘和数不清的陷阱在等待我们,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碰得头破血流。夜深人静之时,我们疲惫地躺在简陋的铁架床上,凝望着窗外皎洁的

月光,心中多么渴望回家,多么渴望重新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啊!

刚刚步入社会那一年,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。惆怅、失落、不甘的情愫交替在心头萦绕,感觉自己随时都有可能崩溃。记得有一天晚上,因为没有找到住处,只得暂时栖身于立交桥下。谁曾想到,半夜竟淅淅沥沥地下了雨,转眼间,雨越下越大,风越刮越猛。“你可是,又在梦中把我挂念;你可是,又在灯下为我牵肠;你是否,又把别人错看成我的模样……”不远处的录音机里忽然传来《白发亲娘》这首歌。为了不让一直视我为骄傲的母亲失望,我在这个风雨之夜擦干了眼泪。后来,我凭着一腔不屈服于命运的激情,怀着一股勇往直前的信念,在风雨中摸爬滚打了几个月,终于走出了命运的沼泽地。

诚然,我们不可能也不能永远龟缩在父母的“羽翼”下,总有一天要学会独立飞翔。人生,只有身处逆境时才知道自己的潜力究竟有多大。在多次栉风沐雨,我们的经历渐渐变得丰富起来,遇到失败和挫折时也能沉着冷静去应对,终于迎来了人生旅途的新起点。

“生命中的每一次艰辛与磨难,都是一道自然而然需要经历的坎,昂首迈过去了,你就成熟了。”我想,在生命征途中,无论我们暂时身处怎样的困境,无论我们遭受怎样的挫折,都应该以平和的心态,好好回味一下儿时学步时的情景。回想一下经过痛苦的尝试后,扑进母亲怀里的幸福感受,然后擦干眼泪,抚平伤痛,甩开膀子,迈开坚定的步伐,义无反顾朝前走。



邂逅清晨 吴震 摄

GREEN

绿色生活, 低碳出行

